

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Barth's Early Theology

李志雄

LI Zhixiong (Robert C. LI)

作者簡介

李志雄，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 Zhixiong (Robert C. LI),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Email: lzxxtu@163.com

Abstract

In 1972 Marquardt's book *Theology and Socialism: The Example of Karl Barth* was published, and he claimed that Barth had developed socialist content in his theology long before contemporary dialogue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Marxists. However, Marquardt's remarks about Barth's socialism in theology are too general to allow us to define its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It would be helpful if we divide Barth's theology into three periods: early,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r Theology of Crisis, Dialectical Theology and Church Dogmatical Theology. This article hopes to focus on Barth's early theology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rth's socialist ideas in this early stage by looking through Barth's own views on socialism and other people's remarks on Bart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part from being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socialism, religious socialism, Marxism and Leninism, the socialist thought in Barth's early theology was "Gospel Socialism in Praxis," developed while he was a pastor in Safenwil and dealing with workers' problems. Barth holds the following ideas: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to the poor; that Jesus rejecte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property; that socialist demand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spel; that Christians can change the world via socialism because God is at work. Studying the socialist thought in Barth's early theology can help illuminate the absurdity of the so-called "inevitabl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Marxism and Christian culture.

Keywords: Karl Barth's Early Theology, Christian Socialism, Gospel Socialism in Praxis, Marxism,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一、問題緣起

1972年馬庫爾德（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1928-2002）出版了他的著作《神學與社會主義：以卡爾·巴特為例》（*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Karl Barths*）。他直言：“早在當今的基督徒與馬克思主義者對話之前，巴特在他的神學中已發展出了社會主義內容（sozialistischen Gehalt）。”^①由此，德語神學界掀起了一場持久不休的激烈爭論，並因此而分裂為左翼和右翼巴特神學陣營。其實，早在1971年，馬庫爾德為了獲得柏林的教會學院（Kirchliche Hochschule）職位，以此書稿而提交的教授資格論文被該學院拒絕。為了抗議，該學院的科羅威茨（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教授悍然辭職。最終，馬庫爾德於1972年獲得了柏林自由大學的系統神學教授職位。“他卻再次成為了使西柏林反共報刊（anti-communistic press）特別憤怒的一個案例。而在別處，在西德和東德的神學院學生中，以及荷蘭、羅馬、巴黎、日內瓦、巴塞爾、伯爾尼以及美國的神學院中，那些馬庫爾德進行講座和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地方，他的社會主義書籍（‘socialism’book）使他聲名鵲起，直至今日”。^②顯然，在冷戰的時代，馬庫爾德的“巴特社會主義論”曾敏感地引起政治意識形態爭執。然而，能被西方神學界廣泛被關注也說明他學術影響力。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文藝影響力研究”（項目編號：17BZW056）的相關性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project “A study on Literary & Artistic Influence in Marxist Fields of Vision” fund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No: 17BZW056).]

^①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Karl Barths*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72), 340.

^② Andreas Pangritz, “Epilogue: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a Theological Biographical Sketch,” in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ed.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243.

科羅威茨（巴特1930年代弟子）和馬庫爾德（巴特1950年代弟子）的共同出場彰顯了巴特神學中社會主義思想的可靠性。中國學界特別是神學和宗教學領域對此問題關注較少。拙文《論馬克思主義對卡爾·巴特神學政治的影響及其反思》曾提出，“馬克思主義推動了巴特神學政治的形成和發展”^①。筆者認為，應根據巴特思想特定的發展階段來探究其社會主義思想。如果把巴特的人生分為三個階段，即早期（1921年前），中期（1922年至1935年）和晚期（1936年至1968年），大致可以與巴特的危機神學、辯證神學和教會教義神學的三個神學發展階段對應。^② 在其中有兩個關鍵年分對巴特的人生都有決定性作用：1921年——結束在薩芬維爾（Safenwil）的牧師職業，去哥廷根（Göttingen）任神學教授，由鄉鎮神職的實務工作轉入大學教職的學術工作；1935年——被納粹下令驅逐出德國，回到瑞士接受巴塞爾（Basel）大學教職直到退休，由動蕩中的神學抗爭過渡到潛心創建教會教義神學。其人生歷史性階段不同，其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也

^① 李志雄：《論馬克思主義對卡爾·巴特神學政治的影響及其反思》，《世界宗教》2016年第6期，第1頁。[LI Zhixiong (Robert C. LI), "On the Marxist Influence to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Related Self-Examinatio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 vol. 6 (2016): 1.]

^② 巴特神學三階段的劃分基本已被學界所承認。巴特的弟子俄伯豪德·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就做過類似的劃分：“（1）從開始到1919年第一版的《羅馬書釋義》；（2）辯證神學，至1927年的《基督教教義學草稿》；（3）教義神學，至《教會教義學》和大量短文。”參見 Eberhard Jüngel, *Karl Barth, a theological legacy*, trans. Garrett E. Paul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6), 27。蒂利希在劃分巴特神學階段時也說，“他的神學起初也被稱為危機神學。……巴特的神學也被稱為辯證神學。”參見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尹大貽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466-467頁。[Paul Tillich,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From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Origins to Existentialism*, trans. YIN Dayi. (Beijing: East Publishing House, 2008), 466-467.] 岡察雷斯認為巴特在1932年發表了《教會教義學》第一卷後，其後期神學轉入新的方向，“在神學的工作裏更多地強調教會的作用。”胡斯都·L 岡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卷），陳澤民、孫漢書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第470-471頁。[Justo L. González,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3, trans. CHEN Zemin, SUN Hanshu,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470-471.]

是有所不同。在本文中，筆者將聚焦其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來觀察巴特與社會主義的關係。

二、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

巴特1904年在伯爾尼大學開始學習神學時就參與了“學生政治”^①。“1906年他成為了左分喬（Zofingia）兄弟會的成員，開始撰文關注社會問題，因而在很早的時期，他就接觸到了社會主義的觀念。……在馬爾堡期間，他就聽過萊昂哈德·拉加茲（Leonhart Ragaz）關於上帝與人在社會主義中相遇的講座。拉加茲的宗教社會主義是巴特早年智性發展的重要推動力。”^②左分喬創立於1819年，是瑞士第二古老的兄弟會。巴特1908年至1909年在馬爾堡學習，也就是說在他23歲離開馬爾堡時還是一個憤青學生，受投身勞動聯盟運動且倡導宗教社會主義的神學家影響，但他對所接觸到的社會主義的任務和對象等內容尚不明確。

1911年至1921年巴特作為一名牧師在薩芬維爾開始工作，這對他來說是真正的生活歷練。作為鄉鎮牧師，他要處理許多實際問題，如工人的待遇、與資本家的矛盾、工會組織活動等等。四年之後，“他成為（瑞士）社會民主黨黨員。”^③在當時，牧師成為某一政黨黨員並不容易，但這是巴特面對現實的明智策略：“他回憶起自己轉向宗教社會主義是開始於薩芬維爾，因為他教區的社會狀況。”^④他的會

^① Clifford Green, “Introduction: Karl Barth’s Life and Theology,”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ited by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13.

^② Paul Silas Peterson, *The Early Karl Bart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ntellectual Formation 1905-1935* (Tü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18), 18.

^③ Eberhard Busch,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Eugene,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5), 82.

^④ Paul Silas Peterson, *The Early Karl Bart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ntellectual Formation 1905-1935* (Tü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18), 131.

衆大多數是工人，面臨生存困境以及與老板的矛盾等現實問題。“當人們的生存受到嚴重問題影響時，去教導他們信教是糟糕的。……巴特實際上是站在工人一邊，以‘紅色牧師’而出名。”^①巴特與工人站在一起是深受瑞士和德國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創始人克里斯托夫·弗利德里希·布魯姆哈特（Christoph Friedrich Blumhardt）及其父親的影響，老布魯姆哈特是社會民主黨的強力支持者，兒子卻以牧師身分成為社會民主黨議員，並最終因為這個身分失去了做神職人員的資格。“巴特知曉並敬重布魯姆哈特父子及其工作，因而受到了左翼政治的影響。但若將福音綁進任何政治觀點中，巴特的神學本能使他從來不感到快樂。”^②也就是說，巴特出於自己牧師工作的需要以及面對和解決工人實際問題的現實處境而去參與和關注政治，但這種單純參與政治是有悖教義的，因此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為他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他使兩者有機且辯證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巴特自己獨特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實踐立場：他一方面贊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處理現實問題的做法；另一方面不願意將神學信念屈從於政治立場。

因此，無論西方右翼特別是巴特神學右翼如何有意掩蓋或忽視這種影響，早年的巴特受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影響是一個歷史事實。這一歷史事實建立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事實之上。第一，巴特早年的歐洲歷史背景。20世紀之初，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推動歐洲工人運動的風暴，作為激進青年的巴特很自然地接觸到這場歷史變革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848年）成為創建親工人反資本家的歐洲無產階級政黨的最重要的推動力。從1890年以後，瑞士的工人運動就成為了反資本家、無產階級對抗自由主義影響

^① Colin Gunton, *The Barth Lectures*, trans. & ed. P.H. Brazier (London & New York: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7), 23.

^② *Ibid.*, 22.

的運動。”^① 第二，瑞士當時尖銳突出的社會矛盾。當時的瑞士，勞資糾紛、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工人罷工等問題層出不窮。“從1906年到1909年，在瑞士就發生了950場罷工，有108080人參與其中。”^② 瑞士是面積小且人口少的國家，作為牧師的巴特在勞工人群中傳道解惑，無法脫離這些每日都需要面對的矛盾和困擾。第三，當時瑞士社會民主黨的激進化。巴特受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布魯姆哈特的影響而加入了瑞士社會民主黨，不由自主地要受該黨的影響。該黨在1888年成立時就自稱為無產階級的政黨，此時為了組織大規模罷工，開始變得越來越激進。“自1904年的阿讓維爾（Aarau）代表大會，瑞士社會民主黨開始進一步左傾。由於奧特·朗（Otto Lang）領導，黨在階級矛盾辯論上變得激進，並進行馬克思主義教導（Marxist indoctrination）。”^③ 第四，列寧的革命影響。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反戰成為瑞士社會民主黨激進化的另一進程。“此一激進化以1915年的晉莫瓦爾德（Zimmerwald）代表大會為標誌。這是一個以倡導反戰政治和激進列寧社會主義的新型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列寧是晉莫瓦爾德左派的領導。他在瑞士左派中廣受歡迎也具爭議……社會民主黨員受到列寧和其他人物的國際社會主義的影響。”^④ 作為牧師和社會民主黨黨員的巴特，正是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矛盾中，受黨派和革命家的影響，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時在建構自己的危機神學。

巴特早期與社會主義思想的關聯還可以追溯到更早時期。早在1911年，巴特就盛讚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結尾處著名的口號，‘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工人要學會集體地、團結地、共同地和社會地思考，如同他們實際上長期以來是社會地工作

^① Paul Silas Peterson, *The Early Karl Bart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ntellectual Formation 1905-1935* (Tü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18), 23.

^② Ibid., 26.

^③ Ibid., 24.

^④ Ibid., 24.

一樣。……團結是社會主義的律法和福音。”^① 這是他初到薩芬維爾的激情感言，充滿了希望和自信。不久他遇到了諸多現實問題，特別是工會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問題，如他在回憶中所言，為了尋求答案，“在那時，我不得不讀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赫克納（Heinrich Herkner）的書，讀瑞士商業聯合報和紡織工人報。”^② 桑巴特和赫克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和經濟學家，前者還是宗教社會學家，他們都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恩格斯曾高度評價桑巴特：“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韋爾納·桑巴特對馬克思主義體系所做的概括是最優秀的。這是德國大學的教授第一次從整體上成功地見識到了馬克思在寫作中真正要說的东西……”^③ 可見，巴特借助於桑巴特而獲得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貨幣和勞動等政治經濟學專業知識，為他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提供了科學依據。1915年的《社會民主黨的內在未來》演講顯示了他對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辯證理解：“馬克思所理解的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純粹經濟過程所具有的意義，準確地來說是活動的人與處境關係上的自立。”^④ 他堅信現代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有一致目標，認為這是時代賦予現代基督教的使命。他在1917年的《基督教的未來與社會主義》的演講中宣稱：“一旦我們真誠地看到並公認社會主義力量，要回答基督之未來的問題就變得如此簡單。”^⑤ 但是，巴特並不

^① Karl Barth, “Jesus Christ and the Movement for Social Justice,”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110-111.

^②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ed. Dietrich Ritschl, trans.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Limited, 1982), 263.

^③ F. Engels, “Supplement to *The Capital*, Volume Three,” in *The Capital*, Volume III, Karl Marx, ed. F.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9), 871.

^④ Karl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14-1921*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2012), 153.

^⑤ *Ibid.*, 405.

是從社會民主黨員的角度來看問題，而是以基督徒和神學工作者的視角指出，唯有基督徒善待社會主義者，承認社會主義的作用，現代基督教才有真正意義的未來。巴特注重人改變世界、創造理想社會的活動能力。然而，直面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巴特並不贊成使用武力和動用軍事來反戰，這使他與瑞士社會民主黨的激進派之間有了分歧。

三、實踐中的福音社會主義

承前所論，巴特的歷史背景及早年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催生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那麼他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通過閱讀巴特早期神學中關於社會主義的論述以及研究者們對他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評論，筆者認為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總結“實踐中的福音社會主義”。福音是實踐的終極目標，社會主義則是追求福音的有效途徑，實踐是實現福音社會主義的切實行動，由此，福音社會主義的根基在於人的切實行動。而這樣的觀點來自巴特早年的職業牧師生活經歷。那時的巴特確實以自己的切實行動，解決了許多現實問題。歐洲資本主義社會進入20世紀後矛盾加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現實讓人無法迴避，這些都促使他深入反思基督教和社會的關係。社會主義的諸多主張來源於早期基督教思想，與他所篤信的宗教信仰核心不矛盾，因此他倡導和踐行社會主義思想，但時刻不忘將神學作為他的最終追求，由此建構出他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實踐中的福音社會主義。

在1911年的《耶穌基督和社會正義運動》的演講中，他借用《馬太福音》中關於法利賽人行為的典故，即他們只有獻祭和交十一稅的行動，卻沒有踐行公正、憐憫和誠信的行動，批評當時社會中基督徒沒有行動的行為：“在上帝面前，沒有比幫助別人更偉大的……‘人子的來臨並不是來受服侍的，而是來服侍人的，並以他的性命為大多

數人作贖金（《馬可福音》10.45）’。”^①此處，他把《馬可福音》中對人子耶穌的使命引用到他的演講中，闡釋了福音社會主義的實踐觀：“天國是為窮人而來。……耶穌否認私有制的觀念。……私有制，它恰恰是維護不公正的瑪門（mammon，貪欲，錢財）。”^②所以，福音社會主義的服務對象是包括廣大勞工階層在內的窮人，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切中了資本主義的邪惡核心。那麼，用什麼來切除這邪惡的核心？用社會主義這個更高級和更先進的社會形態來取締資本主義。在1915年11月7日的演講中，巴特強調：“社會主義儘管不完善，人們可以平靜而坦誠地討論它，但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顯現真相的最滿意的預兆，即天國不是靜靜站候的，上帝是在工作中的（dass Gott an der Arbeit ist），因此我就不能漠然對它。”^③也就是說，巴特的福音社會主義實踐觀認為，基督徒可以用社會主義來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不能被動等待而要實際行動，因為上帝是在工作中，人類更應該參與改變世界的行動。

基督教的福音已經有了近兩千年的歷史，是否與現代的社會主義衝突？巴特認為：福音書中的耶穌四處救濟勞苦和被邊緣化的窮人，他傳揚天國的信息，最後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生命，如《路加福音》4:18所記載的，“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因此，耶穌和福音不但不與社會主義相衝突，相反，“耶穌比社會主義者更社會主義。”^④那麼巴特是如何切實地學習和理解社會主義的呢？在1914年1月4日的《福音與社會主義》演講中，他坦言道，“通過桑巴特，我知曉了社會主義，被

^① Karl Barth, “Jesus Christ and the Movement for Social Justice,”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112.

^② Ibid., 103-109.

^③ Karl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14-1921*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2012), 219.

^④ Karl Barth, “Jesus Christ and the Movement for Social Justice,”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108.

吸引到更精準的思考和學習它的活動中。從那時開始，覺得社會主義者所要求的是福音生效（the application of the gospel）的一個重要部分。當然，我也相信，沒有福音也就實現不了社會主義的要求。”^① “那時”指巴特來到薩芬維爾做牧師，面對工人和社區的諸多現實困境，他不得不學習社會主義思想來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但時刻不忘牧師使命，追求天國福音。在當時迫切的生存環境中，他較為激進地將社會主義與基督教貫通起來，強調兩者的互助互惠性。1915年2月14日題為《戰爭、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演講，是他作為社會民主黨新黨員的第一場演講，通過分析戰爭的殘酷，揭露資本主義的邪惡，他倡導激進的基督教和激進的社會主義並高呼：“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必須成為社會主義者，如果他誠心要改革基督教。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成為基督徒，如果他誠心要改革社會主義。”^② 作為基督徒，巴特強調基督徒要首先垂範，誠心自覺地成為社會主義者，然後再誠心要求社會主義者成為基督徒。只有誠心才能換來互助互惠，才能生存下去，因為兩者的共同敵人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狹隘意識形態主義所導致的兩者之間的敵對。

總之，早年巴特因其鄉鎮牧師職業而不得不加入工運和工會的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動亂的考驗中，他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基督教福音的顯示、實施和應用，是通向福音的有效途徑。而福音又是社會主義進步、提升和完善的有效途徑，福音也因此可以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馬庫德爾曾闡釋道：“巴特神學的真正起源是他在薩芬維爾的神學生活方式……巴特神學從社會行動中產生。巴特常常深思

^①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First Report on Karl Barth’s ‘Socialist Speech’,” in *Theological Audacity: Selected Essays /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106. 此處引文為馬庫德爾摘錄巴特的講稿。

^② Karl Barth,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14-1921*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2012), 117.

的是理論——實踐的關係。”^① 巴特立足於實際生活進行神學反思，把福音視為理論，把社會主義視為實踐，兩者緊密相連。由此，亨辛格（Hunsinger）根據馬庫德爾的觀點評價道：“巴特縱其一生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始終保持着對政治的批判立場。然則他又堅信，忽視了對社會主義的傾向，也就不能領會福音。”^② 這無疑是將理論——實踐的辯證邏輯演繹到神學與政治的關係之中，領悟到福音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上，也如科羅威茨強調要“認識到社會主義與福音有親緣關係”。^③ 儘管如此，兩者的界限還是要劃分清楚。“社會主義自身並不是天國，卻是天國的顯示或路標。”^④ 顯示可理解為是外在性的，而路標則可理解為是指向性的，終極目標尚在遠方。若就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來說，現實生活是個人思想的基礎。以《羅馬書》的思想為例，他如此解釋：“為了理解《羅馬書》，建議大家趕緊去讀各種純世俗的文獻，尤其是報紙。因為，思想如果是真實的思想，就是生活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思想。”^⑤ 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若上升到理論與實踐的哲學層面，則他早期的現實處境和神職工作肇始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而這樣的思想又引導他有利地解決了實際生活中的諸多問題。

^①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 & trans.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58-59.

^② George Hunsinger, “Introduction,”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 & trans.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10.

^③ Helmut Gollwitzer, “Kingdom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 & trans.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84.

^④ Timothy Gorringer, *Karl Barth: Against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2.

^⑤ 巴特：《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87頁。[Karl Barth, *Der Römerbrief*, trans. Wei Yuq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7.]

四、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之意義

巴特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無法忽視的事實，而且他不同神學階段的社會主義思想也不盡相同。因此，研究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助於理解其中後期社會主義思想。早期他的關注點是在實踐中尋找福音與社會主義的融合點，但因中期和晚期都出現了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以及列寧革命等社會現實，他對社會主義的思考也因此發生改變。早於《巴門宣言》前，巴特“堅持認為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在任何社會中都是不匹配的（incompatible）”^①。因為他認為要針對社會實際來思考倫理道德。生存危機，要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亂危機，要思考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因此他思考危機神學並認為社會主義是解決危機的有效途徑，但同時他堅持，基督徒要以實際行動來響應上帝的革命，福音可以通過社會主義來實現。當納粹登臺、日耳曼基督徒選舉獲勝、獨裁者要僭越神權時，他將危機神學上升到徹底否定人類中心主義的辯證神學：

就巴特本人的思想而言，辯證神學是其神學思想發展上的第二大階段，代表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其危機神學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巴特強調，人要獲得對自我的真正肯定，必須首先徹底否定自己，遵循一種超然和彼岸的維度。^②

^① Cary Mosele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2.

^② 卓新平：《當代西方新教神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47-49頁。
[ZHUO Xiping, *Contemporary Theology of the Western Protestantism*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47-49.]

超然應對和彼岸訴求，使得他不從下面的、人的認識出發，而是“從上面出發，從三位一體、從上帝給與的啟示出發，然後進到人”^①。在神學如何進入人的問題上，這是後期巴特系統思考的問題，最終化為《教會教義學》的系列成果。他深信，解決人類危機，領悟人與上帝的辯證關係，把教會建設為連接人與上帝的團體，都要靠耶穌基督。“耶穌基督一人，既是人忠實伙伴的真正上帝，也是上帝忠實伙伴的真正的人，作為上主下降到人的團體中，作為僕人上升到神的團體中……因此，在人與上帝的聯合中，耶穌基督是中介者與和解者。”^②在巴特看來，復活的耶穌所確立的教會既是與人合一的團體，又是與神合一的團體，必須先有這樣的群體，才有社會主義政治。科羅威茨在評價《教會教義學》第1卷第2冊中的“教義與倫理的統一”時就指出：“天國是真正的社會主義。”^③我們也許可以簡單將巴特早、中、晚三個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重點簡單概括為：早期以踐行福音期盼為重點，中期以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為重點，晚期以皈依天國理想為重點。

綜上所述，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還可以從他接受的如下影響看出來。第一，他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是他作為牧師在處理工人和工運問題、應對現實困境時可以借鑒的政治理念和生存策略；第二，他受到了列寧革命思想的鼓舞，但他並不贊成布爾什維克式的血腥暴力革命，因為他認可的是基督教中的非暴力社會變革思想。第三，他受到了布魯姆哈特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影響。“巴

^① 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尹大貽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468頁。[Paul Tillich,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From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Origins to Existentialism*, trans. YIN Dayi (Beijing: East Publishing House, 2008), 468.]

^② Karl Barth, “The Humanity of God,”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edited by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53.

^③ Helmut Gollwitzer, “Kingdom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 & trans. George Hunsi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85.

特受他那時代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激勵，這些人把社會主義看作是基督徒的工作，不僅帶來針對個人拯救的社會正義，而且幫助基督對世界的最終轉變。”^① 第四，他受到了萊昂哈德·拉加茲和赫爾曼·庫特（Hermann Kutter）的宗教社會主義影響。拉加茲加入了社會民主黨，而庫特由於不承認社會主義中的福音而沒有加入。“巴特感覺自己更與庫特的激進平靜主義（tranquility）一致，但又不脫離拉加茲式的積極處理社會問題而去操控……不同於現存的社會規矩，巴特的社會主義具有社會性超越和批判性烏托邦的特徵。”^②

儘管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受多重因素影響，他自己最堅定的信仰是福音和即將到來的天國，他關注的是以最切實的行動解決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或宗教社會主義，都被他運用來服務於其信仰和行動。這是神學家巴特之所以獨特之處。他的神學不是高高在上、不在乎人間疾苦的。他一生關注政治，在臨近神學生涯結束前曾說過，“不要忘記說，我一直對政治有興趣……認為政治是一位神學家生命的一部分。”^③ 但是，儘管巴特神學中雖然蘊含了豐富的政治色彩和理念，卻沒有將神學政治化，也沒有陷入意識形態衝突中。

冷戰之後，還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文化在思想上從來都是衝突的，即所謂的“意識形態衝突”問題。其實，正如恩格斯所言，

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與現代工人運動有些值得注意
的共同點……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從

^① Paul E. Stroble, Jr., *The Social Ontology of Karl Barth* (San Francisco: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

^② Paul S. Chung, *Karl Barth: God's Word in Action*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s, 2008), 101.

^③ George Hunsiger, “Conclusion: Toward a Radica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 & trans. George Hunsi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181.

奴役和貧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後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裏尋求這種得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現世裏，在社會改造中尋求……事實上，對起初極其強大的世界作鬥爭，同時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間作鬥爭，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點，也是社會主義者的特點。^①

恩格斯希望突出的問題是：基督徒和社會主義者要面對什麼樣的現實困境以及如何來擺脫困境。此問題落實到巴特早年神學的歷史處境中，則要求基督徒在改變世界的活動中成為社會主義者，以此迎接天國的到來。因為他們真正明白，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神學與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敵人，他們共同的敵人是資本主義。這是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中之光輝，這光輝伴隨着他，直至晚年他還敢於與支持共產主義的新教神學家赫羅馬德卡（Hromádka）為友、參加梵二會議、與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話。赫羅馬德卡曾提議出“同舟”（All in the same boat）^② 理論來說明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之間真誠對話的必要性，這也昭示着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着“互補互助”^③關係。而巴特早期神學中的社會主義思想也運用了“互補互助”關係。從基督教方面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實踐，正好補全了它期待拯救卻在物質性改變世界上的不足；從馬克思主義方面來說，基督教的福音善心，正好補全了它強調對人的改

^① 恩格斯：《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469頁。[Friedrich Engel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trans & ed.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5), 457-469.]

^② Cf. Josef L. Hromádka, *The Thoughts of A Czech Pastor* (London: SCM Press Ltd., 1970), 86-92.

^③ 參見李志雄：《基於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學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8-72頁。[Cf. Li Zhixiong (Robert C. Li), *A Literary Study Considering Marx and His Culture*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68-72.]

變卻在心靈超越上的不足。在此一關鍵點上，作為基督徒和神學家的巴特，與作為非基督徒和政治家的恩格斯，都敏銳地發現了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的不同及其實踐意義。“社會主義與之不同，它為這世界提供了一個問題的解決之道。”^① 確實，倘若巴特早年沒有做過鄉鎮牧師且必須解決現實困境問題，倘若他不認同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的融洽，倘若他不敢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社會主義思想之花就不會生長在他神學園地之中。

^① 羅蘭·玻爾：《啟示與革命——恩格斯和末日啟示》，陳影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32輯，2014秋，第134頁。[Roland Boer,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Apocalypse,” trans. CHEN Y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2, (2014): 134.]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arl. "Das was nicht geschehen soll." In *Neuer Freier Aarguer: Sozialdemokratisches Tageblatt*. 15 August 1919.
- _____. "Jesus Christ and the Movement for Social Justice."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ited by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 _____. "The Barmen Declaration."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Barth - Karl Barth: Theologian of Freedom*. Edited by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 _____. *Against the Stream: Short Post-War Writings 1945-52*. London: SCM Press Ltd, 1954.
- _____. *Church Dogmatics* Volume I. Translated by G. W. Bromiley, edited by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75.
- _____. *Der Römerbrief* [1st ed.] . Bern: G. A. Bäschlin, 1919.
- _____.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Lecture at Göttingen, Winter Semester of 1923/24*. Edited by Dietrich Ritschl,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Edinburgh: T & T. Clark Limited, 1982.
- _____. *Vorträge und Kleinere Arbeiten 1914-1921*.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Zürich, 2012.
- Busch, Eberhard. *Karl Barth: 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 Translated by John Bowden, Eugene,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5.
- Chung, Paul S. *Karl Barth: God's Word in Action*. Eugene, Oregon: Cascade Books, 2008.
- Engels, F. "Supplement to *The Capital*, Volume Three." In Karl Marx. *The Capital*, Volume III. Edited by F. Enge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9.
- Gollwitzer, Helmut. "Kingdom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 Gorringe, Timothy. *Karl Barth: Against Hegem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reen, Clifford. "Introduction: Karl Barth's Life and Theology." In *Selected Writings of Karl Barth: Theology of Freedom*. Edited by Clifford Green, London: Collins Publishers, 1989.
- Gunton, Colin. *The Barth Lectures*. Transcribed and edited by P.H. Brazier, London &

- New York: T& 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7.
- Hromádka, Josef L. *The Thoughts of A Czech Pastor*. London: SCM Press Ltd., 1970.
- Hunsinger, George, trans. & ed.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 Marquardt, Friedrich-Wilhelm. "First Report on Karl Barth's 'Socialist Speech'." In *Theological Audacity: Selected Essays /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 Marquardt, Friedrich-Wilhelm. "Soci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In *Karl Barth and Radical Politic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eorge Hunsing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6.
- Marquardt, Friedrich-Wilhelm. *Theologie und Sozialismus: Das Beispiel Karl Barths*.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72.
- McCormack, Bruce L. *Karl Barth's Critically Realistic Dialectically Theology: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1909-193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oseley, Car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angritz, Andreas. "Epilogue: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 a Theological Biographical Sketch." In *Theological Audacities: Selected Essays / 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 Edited by Andreas Pangritz and Paul Chung,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0.
- Peterson, Paul Silas. *The Early Karl Barth: Historical Contexts and Intellectual Formation 1905-1935*. Tü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2018.
- Stroble, Jr., Paul E. *The Social Ontology of Karl Barth*. San Francisco: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巴特：《羅馬書釋義》，魏育青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Barth, Karl. *Der Römerbrief*. Translated by WEI Yuqi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羅蘭·波爾：《啟示與革命——恩格斯和末日啟示》，陳影譯，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32輯，2014秋，第109-137頁。[Boer, Roland.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Apocalypse." Translated by Chen Yi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No. 32 (2014), 109-137.]

- 恩格斯：《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Engels, Friedrich.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95.]
- 胡斯都·L 岡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卷），陳澤民、孫漢書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González, Justo 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3. Translated by CHEN Zemin, SUN Hanshu,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08]
- 李志雄：《論馬克思主義對卡爾·巴特神學政治的影響及其反思》，載《世界宗教》2016年第6期，第1-9頁。[LI Zhixiong (Robert C. LI). "On the Marxist Influence to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Politics and the Related Self-Examination."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 No. 6 (2016): 1-9.]
- 李志雄：《基於馬克思及其文化的文學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LI Zhixiong (Robert C. LI). *A Literary Study Considering Marx and His Culture*.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保羅·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從其猶太和希臘發端到存在主義》，尹大貽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Tillich, Paul.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From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Origins to Existentialism*. Translated by YIN Dayi. Beijing: East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卓新平：《當代西方新教神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ZHUO Xinping. *Contemporary Theology of the Western Protestantism*.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